



辉煌的十年



輝煌的十年

(上冊)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59·12



輝煌的十年

(下冊)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59·12

目 录

上 册

馬克思列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刘少奇 (1)

伟大的十年 周恩来 (27)

高举党的总路綫和毛泽东軍事思想

的红旗闊步前进 林 彪 (53)

中国人民大團結和世界人民大團結 邓小平 (70)

中国的解放——中苏友誼——人类向未来

的跃进 宋庆龄 (82)

* * *

論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大跃进 李富春 (96)

高速度发展的我国鋼鐵工业 王鹤寿 (113)

为高速度发展煤炭工业而奋斗 張霖之 (128)

十年来的机械工业 赵尔陆 (139)

水利和電力建設的大跃进 傅作义 (157)

铁路十年 吕正操 (172)

高举总路綫的红旗加速发展交通事业 王首道 (184)

邮电通信网伸向祖国各地 朱学范 (200)

- 高速度地进行建設 刘秀峰 (205)
我国地质工作的光輝道路 何長工 (215)
輕工业在总路綫光輝照耀下飞跃发展 李烛尘 (224)
紡織工业光輝的十年 蔣光鼐 (236)
高速度发展化学工业的道路 吳黎平 (245)
为促进生产力高速度发展和改善职工生活
而奋斗的十年 馬文瑞 (256)

* * *

- 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李井泉 (269)
論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 陈正人 (282)
十年来农业战綫的光輝成就 廖魯言 (298)
高举紅旗，大搞水利运动 李葆华 (310)
农业“八字宪法”的形成和发展 刘瑞龙 (330)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財政的伟大成就 李先念 (342)
十年来的商业 姚依林 (359)
粮食战綫的輝煌成就 沙千里 (377)
十年来的金融事业 曹菊如 (396)
十年来我国的对外貿易 叶季壯 (410)
十年来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对我国的
技术援助 李 強 (422)

下 册

- 科学战綫上的巨大胜利 郭沫若 (427)
十年来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聂荣臻 (443)

- 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輝煌成就 沈雁冰 (457)
我国教育事业的大革命和大发展 楊秀峯 (468)
十年来的卫生工作 李德全 (483)
爱国卫生运动的輝煌成就 徐运北 (490)
新中国医学科学的輝煌成就 黃家駒 (498)
飞跃前进的我国体育事业 荣高棠 (509)
我国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正在大踏步迈进 錢三強 (522)

* * *

- 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邓子恢 (531)
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薛暮桥 (552)

* * *

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为軍事工作的继续

- 跃进而奋斗 賀 龙 (571)
十年来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 罗瑞卿 (583)
不断发展我国各民族的大團結 烏兰夫 (598)
我国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汪 鋒 (612)

* * *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的

- 最高统帅 刘鄧 溱 (631)
中国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奋勇跃进 刘宁一 (642)
中国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 胡耀邦 (651)
党的总路綫照耀着我国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 蔡 翘 (662)

* * *

- 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十年 陈 毅 (671)
中国人民胜利的国际意义 王稼祥 (679)
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 于兆力 (689)

團結在社會主義陣營的旗幟下

- 奮勇前進 張香山、葉蠻生、劉克明 (703)
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喬冠華 (714)

* * *

- 歡呼新中國建國十周年! 李濟深 (722)
光輝和偉大的十年 程潛 (729)
第一個十年伟大而光輝的成就 張治中 (739)
在光輝的毛澤東旗幟下不斷前進! 沈鈞儒 (745)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年來的鞏固和發展 黃炎培 (752)
在自我改造道路上前進的十年 陳叔通 (759)
在黨和毛澤東的旗幟下繼續跃進 王紹鏊 (768)
伟大的祖國，光輝的十年 季方 (773)
社會主義的祖國萬歲 陳其尤 (778)
沿着又紅又專的道路前進 許德珩 (782)
翻天覆地的十年 徐萌山 (788)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国的勝利

慶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为“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杂志而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劉少奇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已經有十周年了。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繼續。伟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紀元，开始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功，以苏联为主力軍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胜利，欧亚許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都表明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資本主义的沒落是不可抵抗的历史規律。中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革命把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綫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使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制度遭到致命的打击。新中国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結成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在欧亚两洲連成一片、团结友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对于一切曾經遭受过或者正在遭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落后国家的人民，中国革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感觉到，中国人能够做到的，他們也应

当能够做到。所有这些，清楚地說明，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力量对比，已經有了新的变化。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彻底的解放，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能够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从而迅速地改变着中国貧穷和落后的面貌。

中国在全国解放后的最初三年間，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順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使工农业生产一般地达到了和超过了旧中国的最高水平。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国人民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計劃，使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使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四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計劃。一九五八年出現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今年又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同一年相比較，今年工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二十，工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十。钢、煤、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金属切削机床、棉紗、原木、粮食、棉花等项工农业主要产品的计划产量，都将完成、超过或者接近第二个五年計劃原定在一九六二年完成的指标。中国社会生产力这样飞速的发展，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当然更不是在旧中国的条件下所能梦想的。

马克思說得完全正确：“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中国，沒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沒有廢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会有现代工业、现代

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就不会有像今天这样全国人民精神焕发、意气昂扬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局面。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希望和异常光辉灿烂的前途。

中国人民十年来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胜利。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复地阐明了这样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①一方面，中国革命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像俄国的孟什维克一样，他们用一道“万里长城”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隔开，看不到这两个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民主革命中看不到有把这个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前途。另一方面，“左”倾机会主义者又类似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内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曾导致中国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同“左”右两种机会主义相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方针是：一方面，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明确地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把这两个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尽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646页。

一切可能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以便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不停顿地立即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紧紧地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由民主革命胜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任何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都提不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都不可能把中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概括，叫做“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①。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大国，它的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贫农和雇农又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农民问题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旧中国的反动统治是极端野蛮的，人民群众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进步的革命家大批地受到逮捕和杀戮。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深入农村，领导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斗争，达二十二年之久。党采取了坚决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发动农民自己救自己、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保卫土地的群众路线的方针（党的这个方针一直继续贯彻执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土地改革中），而不是采取与此相反的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资产阶级的方针，就使党在农村中建立了强大的可靠的革命堡垒，建立了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把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纪律性逐步提高到接近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水平，并且从他们中

①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間取得了党和党所領導的人民軍隊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后备。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的革命战争，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土地改革和經濟文化建設，实际上是为了准备全国胜利而进行的长期反复的伟大的演习。在这些演习中，教育了群众，鍛炼了军队，积蓄了革命力量，培养了干部，并且使党的领导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經驗。

因为在民主革命中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盟，我們就能够正确地解决同民族資產阶级建立革命統一战綫的問題。根据中国的情况，我們正确地区別了中国資產阶级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資產阶级，他們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封建主义的保护者和同盟者，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凶恶的敌人，必須对他們进行坚决的斗争。另一部分是民族資產阶级，他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排挤，要求独立发展民族經濟，因此，他們有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的可能。但是，他們有軟弱性，有革命和反动的两面性，經常处于动摇的中間地位。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联合他們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革命；另一方面，又要同他們的妥协性进行斗争。实行了这样的統一战綫政策，我們就达到了壮大革命势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動勢力的目的，巩固地保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割断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的联系的右傾机会主义者和混淆这两个革命的“左”傾机会主义者，都不懂得农民問題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而也不能正确地处理資產阶级的問題。右傾机会主义者对資產阶级采取投降主义的路綫，把民主革命看成主要是資

产阶级的事情。他們不去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而主要地依靠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并且对于资产阶级只进行联合，而不进行必要的斗争。这样，他們就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情况下，就使革命遭到失败，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挫折。就是在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需要抓住时机，进行决定胜负的斗争的时刻，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也不敢争取胜利，甚至要阻止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联合各种小资产阶级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且错误地把中间力量作为主要的打击方向，否认在民主革命中有联合或者中立各种中间力量的必要和可能。他們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进行斗争，不进行适当的联合，更不愿意利用敌人的具体矛盾，集中力量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結果也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使无产阶级陷于孤军作战，使革命不可能得到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他們都忽视农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毅力，在反动统治时期，不承认我們能够在农村站得住脚，能够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能够经过农村包围城市并在最后达到夺取城市的目的。所以，“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调换位置。例如王明同志，他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人，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左”、右两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了全党，从而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使一个革命胜利接着一个革命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彻底地粉碎了旧中国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粉碎了它的压迫人民的官僚机构和军阀机

构，从而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这就顺利地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革命的最主要問題即政权問題上，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終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巩固地建立了自己对国家的政治統治权，因而就不需要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由于我們党在民主革命中一分钟也沒有忘記我們的最后目的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民主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就十分注意地确立了并且巩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結果。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国外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而国内的主要矛盾则将由中国人民同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让位給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即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的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一系列的基本政策。中国人民在全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虽然还必須继续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遺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在全国很大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任务，但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已經在一九四九年开始了。中国无产阶级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通过国家的力量，沒收官僚资本，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的經濟命脉，积极地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經濟，并且使这种經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

在一九五二年年底，当恢复国民经济和肃清封建残余的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同时并

样的总路綫，規定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任务。在提出这条总路綫的时候，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我們一方面同企图扼杀新中国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团结了全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另一方面，在国内，一步不停地继续进行着社会改造和建設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这条总路綫，是引导中国社会由当时的既有社会主义經濟、又有資本主义經濟、又有个体經濟的复杂的經濟结构，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經濟结构的路綫。当时，有些人否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他們或者企图在中国发展資本主义，走資本主义的老路；或者企图把革命停下来，长期保持既有社会主义經濟、又有資本主义經濟的現状。党的这条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总路綫肯定要由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否定了从右的方面来的各种錯誤觀点。同时，党的这条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总路綫又肯定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須是逐步的，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必須是逐步的，从而否定了企图在一个早上就把資本主义消灭得干干淨淨的“左”的錯誤觀点。

我們在农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点的步驟。

我們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驟。第一步，在土地改革以后，紧接着广泛地发展了在个体經濟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互助組織。这种互助組織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經出現了。第二步，在这种互助运动的基础上，緊接着又发展了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为

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和主要的生产資料还是私有的，这种合作社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我們把它叫做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就是实行土地和主要生产資料的集体化，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是我們所說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农业合作化問題上，我們黨內曾經有过不同觀點的爭論。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們工业化水平还很低，还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因此，要很快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这种观点已經被事实駁倒了。我們在基本上沒有机械化的条件下，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的任务。

有一种观点，认为迅速实现合作化，势必降低农业生产。这种观点也被事实駁倒了。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和合作化以后，我国的农业生产不但沒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并且上升得相当地快。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們这样迅速地实现农业合作化，会妨碍农民的团结，就是說，除了富农以外，富裕中农也会不满甚至反对我們，而支持我們的将只有比較貧苦的农民。这种观点也被事实駁倒了。由于我們对富裕中农采取团结的政策，对富裕中农入社的大农具和牲畜采取逐年偿还代价的政策，由于合作社生产的逐年上升，绝大多数富裕中农对合作化是基本上满意的。

总之，事实證明，我們緊接着土地改革之后“趁热打鐵”，不停頓地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进行农业合作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好政策。如果我們在土地改革以后把革命停頓下来，让农村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发展起来，听任农民向两极分化，那在以后要实行合作化，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就会困难得多。

我們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是怎样实现的呢？主要是对資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資本主义的各种形式而达到社会主义国有化的目的。一般說來，国家資本主义的初級形式，是对私人資本主义工业实行供給原料、加工訂貨和統購包銷，对私人資本主义商业采取让它們經銷代銷的办法；国家資本主义的高級形式，是对私人資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由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一定年限內給資本家一定的年息。

在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問題上，我們黨內也发生过一些不同觀點的爭論。

有一种觀點，认为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只应当加以利用，而不应当加以限制和改造，或者說我們限制得过多、改造得太急了。这实际上は企图让資本主义制度长期保持下去。資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在同一个社会中，不是这个战胜那个，就是那个战胜这个，长期并存是不可能的。

有一种觀點，认为我們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又是逐步改造，又是实行贖买，又給資產阶级选举权，又給資產阶级的代表人物以一定的政治地位，“太妥协了”。他們认为，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我們还同民族資产阶级保持統一战綫，是原則上不許可的。他們要求用对待地主阶级和官僚資产阶级那样的政策去对待民族資产阶级，即沒收民族資产阶级的财产，或者从国民经济中对資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简单的、迅速挤垮的政策，并且剥夺資本家的选举权。这些人忘記了，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資产阶级采取贖买政策，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的，这是馬克思和列宁多次說过的。至于无产阶级专政并不一定要